

慟

船體工廠 許家豪

當救護車輛從路口或廠區鳴笛呼嘯而過時，各位心中的感覺是甚麼？在未有親身體驗或是身處事故中的陪伴人員，應該很難有感同身受的想法，就如同以前的我一樣，只是又一件意外，反覆的出現在周圍罷了.....

良，是在學生時期的學弟，在外面科技業混過幾年。想當然爾，隨著年紀增長，科技業的強大照顧員工的環境，還是讓他萌起重新選擇企業的意念。畢竟公司中太多同校同學、學長弟，彼此都認識與都可以相互扶持。

新人訓後，良被分配到我們部門接任搭拆架工作。就如同剛上任的新人一樣，不斷的學習也不斷的涉略起重部門的其他工作。果然，歷任過廠外的科技業，腳步總是比我們快上許多，未調適前都跟飛的一樣。

跟他討論工作時，總是帶著一股濃濃的彰化腔，每一句的開頭都是"對啊、是啊"等等的正面肯定句，連第一次跟他討論的事情也是這樣回答，搞得我老是搞不清楚，他是真的懂還是假懂。

公司自從研發節能艙獲得成功後，著實增加了不少業務。整艘船的球型艙接下更換的大工程，重複了好幾艘，大家施工配合也都得心應手。

某條 OOCL 的船如同前幾艘一樣，順利入塢準備更換節能艙。但是後來出了一些差錯。大塢底與船艙的高度在坐墩時，因為高度不足導致搬運車無法開至舊船艙下載運。在諸多的開會討論後，決定將船艙更換的高度再往上多切割 300mm。其中新船艙載運安裝困難的地方，在於舊船艙的甲板選擇局部保留而外板更換。意味著搬運時易出難進，我們部門在費了好大的功夫將舊船艙移出後，新船艙準備移入安裝。在搬運車移入安裝時，常會因某部分的骨材阻擋而使安裝行程拉長。因為狀況太多，全部有負責參與的人員都下大塢去，想幫助工作順利完成。

好不容易，新船艙終於推進到離接縫處 500mm 的地方。因為當時 GOC1 有維修工程需在反轉台施工，故搬運車必須另找場地起吊出大塢。為此我便信步向大塢山側處行走，並打電話向 GOC 領班協調起吊位置。

當協調完畢掛上電話後，耳朵便聽見救護車的警鈴聲，一路從大塢上直衝下來塢底往修船段開去。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，想著只是又一件輕傷害事故，可能是跌倒、割傷或是扭傷等等-畢竟當時高空作業尚未展開-於是便徐徐的往修船段走去，幹部都在那裡能有多大麻煩。

現場，有人倒下，血跡不多，看不清楚是誰受到傷害。再往前一看，是良，

那個彰化來的學弟，正痛苦的倒在地上。樂觀如我，還是只是認為這是一般傷害，年輕人，躺個 3-4 天就又活蹦亂跳的回來，並說著當初有多危險、多倒楣之類的笑談。

良，開始吐血了，可怕的鮮紅色，心下馬上知道不妙了。救護車在旁邊整裝待發。他的意識還清醒著，我陪著他上了救護車。因為痛苦，良緊抓著我的手，力量從出奇之大到逐漸微小。他呼吸困難，用著彰化腔不斷著說他很難受、很痛苦，慢慢的意識就要抽離，除了緊緊握住良的手，不斷拍著他的手背讓他保持清醒，嘴巴上對他說著保證卻無法保證的話，我甚麼事也做不了。

血，又持續從嘴巴上冒了出來-他媽的-小港醫院怎麼這麼遠-他媽的-路上的車輛快閃開，心裡反覆咒罵著。這一段到醫院的路，似乎永遠走不完。

到了急診室，醫護人員緊急搶救，我們被醫生請了出去。坐在椅子上的我突然覺得，剛剛是一場夢，一場鮮紅色的夢。眼淚不自覺的從臉上滑落，我終於知道流淚了。

長官陸續到達。擦乾眼淚，配合處理後續的事情。可惡的淚，竟然又流下了-懦弱-心裡想著，趕快幫忙處理事情吧。

主任沒來醫院，留在現場釐清事故原因與保留現場完整。我翻查著良的袋

子，試著找出相關家屬的連絡資料。幸運地，手機沒上鎖。連絡幾個人後才發現良的家人都在彰化或新竹工作。幾經波折後終於連絡上良的大哥。我訴說著這裡發生的事情，並請他們盡快來醫院。

時間不斷流逝，電話不斷連絡，醫生不斷催促。因狀況不善，良還是等不到家屬來就被推進開刀房了。

手術期間，良的大哥、媽媽也到達了。良媽矮矮小小的，臉上除了憂心外沒其他表情。大哥除了關心手術情況，也一直想了解案情。

各方好友來來去去，表示關心致意。大家也都插不上手。

手術結束後，良被送進加護病房。在病房，醫生對家屬解釋病情並辦理相關住院手續，時間也已經來到凌晨半夜。我、主任及莊工程師將家屬安置在旅館後各自回去。

凌晨三點，我的兩個小孩安睡在床上，看著看著，我的淚水無法停止的潰堤。

我，也可能是今天的主角。我滿懷感恩地親了親他們，才上床睡去。

良持續昏迷。

公司不斷開會，調查原因。良的親友來來去去，送上關心、提供建議。

這段期間，我看見的仍是良媽的小小背影，大哥身形壯碩卻背影孤單，良的二哥觀感樂天，是良一家歡樂愉快的創造者。這段期間，親友依舊不斷來來去去。

良在醫院，撐了兩個星期，走了。

他走的時候，慶幸得我還有趕上，握住他的手送他。病房裡瀰漫著哀傷的氣份。蔡領班與我領著一些堅強的良的同學，著手處理下一步的事情。是啊，總是要有人去處理下一步的階段。

當晚，送著良出醫院載到殯儀館，這件意外也漸漸到了尾聲。

隨著感人的告別式、火化、入塔，我與良的關係也不再牽連。

送著良回家入塔。離開前，我緊緊握著良媽的手，除了歉意外，甚麼也說不出口。

轉眼將近三年了，腦袋裡悲憤的回憶化成電腦內冰冷的文字，述說著當初的故事。人到最後只剩一個價碼，或多或少。人的感情，是任何價碼也帶不走的。